

思庐钩沉

明也居士
编著



愚 庐 钩 沉

明也居士 编著



名中行樂

宋東仲書於彭陽



明也攝於大學畢業前夕



明也老年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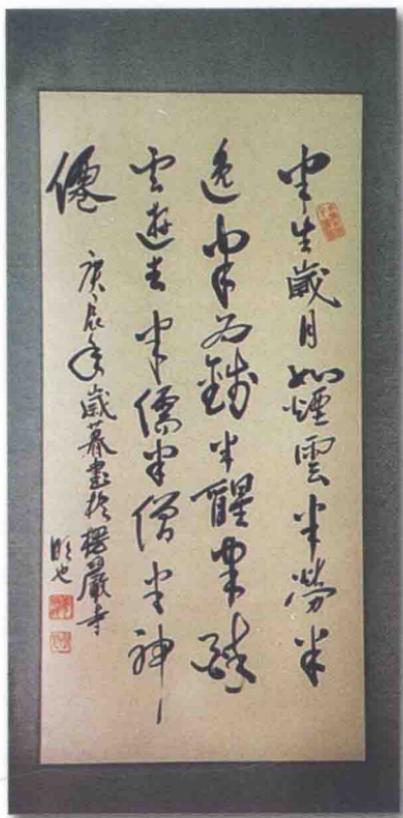


作者结婚十年纪念日锡婚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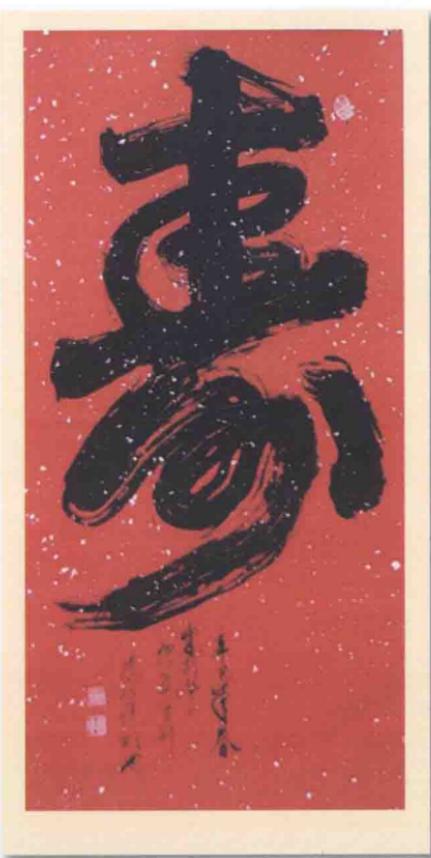


作者金婚纪念日全家福

明也晚年书法作品



明也書於
庚辰歲暮



目 录

序

序一：大辽河映照的情思(代序)	1
序二	6
序三：凝聚生命之盐	10

自传

自传	13
我的后半生	20

回忆录

我的婚姻	27
柜上	36
老家——韩家学坊	42
1945年“8.15”那天	58
营口解放那天(一九四八年阴历正月十六)	61
羊角菜的故事	65
买一万元豆饼当点心吃	67
活下去	68
妈妈的眼睛	70
父亲的“情”沉甸甸	72
靼子饭	73

日记摘抄

.....	75
-------	----

人生短笛

.....	125
-------	-----

“文革”时期的交待材料(摘抄)

“文革”落实政策后返回的交待材料(摘抄)	141
作品	
诗歌	149
歌词	211
偈(佛诗)	213
曲艺	
山东快书	219
三句半	222
散文·报告文学	
登楞严塔(随笔)	225
开拓者们的风范	227
校园轶事	238
小梁厂长	245
《爱的奉献》领唱人	254
兰兰和梦玉的作品	
寄语辽河湾	257
寻找星座	258
夏夜断想	259
人生故事	260
野浴	261
守望的青橄榄	269
我爱青石山	279
小亚妮的笑	281
后记	284

序一

大辽河映照的情思(代序)

高东昶

做为一个人来到世上是幸运的。

每个人其实都是众缘的合和。用今天的话讲,是社会关系(也是自然关系)的综合——从孕育,到出生,到成长,带着亘古的信息,经历的是千世万代的历史过程,而来到现实,只不过是一个全息元,一种反映,一种“自我”的暂时确定——一个伟大“回归”的困惑追求。

生在营口的人,结的是辽河缘。我们不仅得到她的哺育,更得到她的启示。

大辽河,在我心里,她仿佛与长江、黄河本就是一条一贯而下的河流,浩浩荡荡,无始无终——她总是涌现新的潮水,不断地掀起新的浪波,却又不时地使之退婉和隐没,充满生命力的生生息息;她总是毫无疏漏地录下两岸的风光和云霞,却从不曾重复和执著一切,面对无常的世界,她清净而自在;她总是敞开自己的心胸,无言地赠予,施舍,奉献,倾注着自己的所有,而从不知索取什么……

一百多年前,就在这辽河入海口,一片黑泥光裸,芦苇丛生的退海之地,由于国家和民族的屈辱,而竟然使一个叫没沟营的小渔村骤然膨胀起来——外国领事馆,商行,中国的货栈,码头和各色各样的楼台商号,喧闹着蜂拥而起。一时,从南方赶来的大商贾,北方的药材和皮货商,从关内逃荒来的农民,以及流落江湖的逃犯,日本间谍,海匪,奉天马贼,汇成了

熙熙攘攘的人海——历经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张作霖时代、“九·一八”……这里的人们曾遭遇过怎样的劫难和磨砺！

历史就是这样给每一代每一个人提供各种的境遇、机缘和课题，以此让人们去感悟人生，进而认识自己。

我想，也正是在河港码头工人的痛苦的呻吟中，在许多船只沉没时发出的绝望的呼救声中，在流落街头冻饿而死者的最后目光里——在奔波劳碌人们的迷茫无尽的烦恼里，逾过祈求平安的天后宫，那使无数的瞳孔映现出一方净土的光亮——楞严寺，仿佛是一片在辽河畔凝结的朝霞……

我一直清晰记得，小时候母亲第一次抱着我来到辽河岸边的印象，和第一次领我到楞严寺赶庙会的欣喜。直到我长大成人离开家乡，那河水、烛光，曾多少次出现在我的梦境中，常常在给我以慰藉和灵感。

经受了时代的风风雨雨，度过了大风浪的冲荡和洗涤，仿佛在雷声远去，潮水退落的时刻，我在一阵狂喜过后，抛下洒满“幸福泪水”的“酒杯”，又陷入了新的怅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得机会来到家乡，似乎是一种偶然的自由，我去造访久违了的楞严禅寺。这使我有幸结识了姜鸿祥先生。

在营口楞严寺正殿东厢房佛教图书馆的北屋是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办公室，走进屋便见到一位正全神贯注认真笔耕的老工作人员。当他发现我时，即时摘下花镜，放下案头工作，非常谦和地接待了我。这是一位个子不高身板硬朗精神矍铄的老知识分子，瘦长清癯的面容上，惯于紧闭的嘴唇和深邃的眼睛使人看出他刚毅的性格和容纳的心量，反映出他饱经沧桑的人生经历。谈话中得知，他正在为营口佛教协会主办一份报纸，旨在更好地向广大信徒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和弘扬正法。

“佛教是教人更好地认识人生，和修养自己……”他把更多的话留给了听者。

他看出我对他们办报的兴趣，便从他的柜子里和其他办公人员手中，收他办报以来印发的每一期一张张的搜集在一起送给我。

“希望你有时间帮我们看一看，多多指点。”

姜鸿祥老师平和而又诚恳，在他身上见不到一般知识分子那种敏感的自尊或隐藏的骄慢，他总是认真听别人讲话，而自己却言语不多。

那天，通过他我认识了营口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国堂先生，这是位目光炯炯的中年人，让人一眼便可看出他的聪敏和干练。当时他正发心要借地方政府领导人认真贯彻党的宗教政策的东风和楞严寺圆山大和尚的功德善缘，筹划在寺院东侧建造楞严宝塔（说话没过几年，一座气势非凡的宝塔真就奇迹般的落成了！）

也是那天，我看到了释圆山大和尚。在满院挤着要求皈依的信士中，竟没人注意到这位穿着补旧衣衫在一边认真打扫院子的老出家人，原来就是提起来人人敬服德高望重的圆山大和尚。

还有一位使我难以忘记的人，就是当时还健在的营口佛协副秘书长田景辰先生。这是位为人非常热心的老人，见面就忍不住劝我能读点佛经，似乎急着要与人共同分享人间最妙珍宝般地向我介绍他对佛理的认识……

离开营口后，我愈加感到那许多人仿佛都散发着大辽河的气息，在我心中他们恍惚化成一体。我也愈加感到这种亲切，认为能够与他们相识，是我多世修得的善缘，是我此生的一大欣慰！此后，只要有机会回到营口，除了到辽河边听潺潺流水的开示，便总是要到楞严寺去造访姜鸿祥老师和他周围

的人。他也总是从他书柜里把精心收藏的新版佛书拿出来赠送给我，他的诚意尽在不言之中。

我应着姜老师的诚意，细心读了《营口佛教弘法通讯》办报以来的每一期内容，直言了自己的浅茫看法。从后来所寄给我的报纸看出，姜老师是个能认真听取别人意见并善于集思广益的人。我认为这正是大德大能之人的长处。

近年来 - 我注意到自那场政治劫难之后，有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对佛学和佛教开始关注并细心研读。我想这也许是在人们走出苦难或陷入困惑之中时而对人生问题的一种深入思考所致罢，姜鸿祥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比较喜爱哲学，下过许多功夫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古代孔孟老庄思想对我的影响匪浅（尤其是“老子”，至今尚能背读），许多年来不时在帮助我感受人世和警醒自己。由于本人爱好文学写作，通过读外国文学而对西方哲学也产生了兴趣，于是便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欧洲近代的黑格尔、尼采、萨特等人的哲学思想，都是由读点原著和评介书籍而有了一些肤浅的了解。我认为古今中外所有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其所关注和探讨的种种问题，从根本上说都不外是宇宙与人生的究竟，并以此寻求人从必然状态中的解脱。

当今的一些知识分子之所以对佛学发生兴趣，是因为他们通过认真学习开始了解到释迦牟尼所讲的绝非是一个人的幻想神话，他远远超越了历代哲学家们的观念，他的智慧是人类文明最灿烂的财富，是我们地球世界的骄傲。对于他给人类留下的珍宝，如果谁只用“迷信”二字就想一言以蔽之，实在是太无知、太愚蠢、太罪过了。众所周知，近代的许多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几乎都对佛理发出由衷的赞叹，这一切正该使那些混沌而骄蛮的人们老老实实地反思一下自己。

我和姜鸿祥先生属于同一时代的人，在曲折坎坷的人生路上，我们有着相仿佛的经历。苦难本是人们走上觉悟之路的善缘，今天当我们有福听取佛陀教育的时候，真该庆幸自己在以往的种种遭遇。

《营口佛教通讯》正是向人们弘扬佛陀的教育，让人们树正念修正法，使广大群众对佛教能有个正确的认识，这实在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办报至今已印发九十余期，其指导性、可读性、知识性与趣味性愈办愈强，反响很好。从中足可看出姜先生所付出的辛勤汗水——修持的境界和放眼的高度。我也正是通过读《营口佛教通讯》使自己从中获得很大教益，不仅了解了许多有关知识，增长了智慧，更增强了道心。俨然身边常有明师在。

姜鸿祥先生近来把他在大半生的人世“纪录”整理出来，以他“这一个”的折射，让人了解到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特有的境遇和思索，这是个颇有意义的事情。

放眼历史，百年前的辽河口营口港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下被迫无奈的“开放”，历经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做为独立自主国家跨入新时代迎接世界新潮流的改革开放，这其中又有多少值得回味和深思的历史馈赠啊！

大辽河依然在不息地奔流，生生灭灭，非生非灭——我们的心也正象那河水，不时映进周围发生的一切……

2002年10月20—27日于沈阳

序 二

二〇〇二年秋,姜鸿祥任辽宁省营口市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之职,工作之余,将自己保存下来的一生的作品选编成册,命名《愚庐钩沉》。嘱余作序以记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营口市中学语言教研活动中,我结识了原营口师专附中语文教研组组长姜鸿祥老师,有了交往。八十年代中期,辽宁省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在营口幼师校院内成立,姜与我先后调入辽宁特师任教,同在一个教研室工作。不久,均迁居辽宁特师职工宿舍楼,成为邻居,从此交往日密,感情渐深。

姜鸿祥,法号明也,辽宁省营口市人,1931年生。1958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学毕业后,先后在营口工学院、营口师范学校、营口五中、营口幼师、辽宁特师任语文教研组组长、辽宁特殊教育科学教研室主任和全国性刊物——《特殊教育》杂志副主编。1981年加入了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营口五中、辽宁特师民进支部主任。由于他工作有方,五中、幼师在他担任民进支部主任期间,每年均被评为省、市先进支部,并多次在省内介绍经验。198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兼职:营口语文教研会理事、营口语言学会会员、营口市周易研究会副秘书长、营口作家协会会员。退休后,被聘到营口佛教协会任职。

鸿祥同志为人正直,刚直不阿,疾恶如仇,性格略暴易怒。敢与邪恶势力斗,因此也往往因此而吃亏。

鸿祥同志工作认真负责,善于钻研,敢于承担责任,无怨无悔。1987年,国家教委委托辽宁特师办一份全国性特殊教

育杂志，学校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他。年过半百的他，对这一新生事物，白手起家，东奔西跑，经过几个月的艰辛努力筹划，终于在 1998 年春使《特殊教育》杂志面世了。《特殊教育》一露头面，就受到了全国各地特殊教育工作者和特殊教育学校师生们的欢迎和好评。他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卓有成效。他多次被评为市校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奖，并入选《全国中等专业学校高级讲师名典》、《中国专家名典》和《中国周易大辞典》。

鸿祥同志对教学工作和培育下一代呕心沥血、含辛茹苦。在完成正常教学任务的同时，还组织培养青年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1984—1990 年，在辽宁特师、营口幼师把爱好文学写作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文学团体——“精文社”。该社吸收了校内外一百多名社员，经常组织社员学习讨论和听他请来的作家、诗人、编辑等人的文学创作讲座，并进行创作实践。社员的习作在营口市报刊上发表多篇。这些学生中有的后来成为诗人、作家、文学编辑、报刊主编、新闻记者等。

1993 年，他到佛协后不久就皈依了营口楞严寺方丈释圆山，取法号“明也”。从此，他的才智得到了充分发挥。他在工作中利用书信形式与全国各地主要佛协和寺院，特别是同港台佛教界取得了联系，互通信息，在佛协领导大力工作下，使营口佛协和营口楞严禅寺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地提高。1995 年，营口佛教弘法会成立后，决定创办会刊《营口佛教通讯》（月刊），委任他为主编，着手创办。年过花甲的他，刻苦钻研佛学，于当年 6 月创刊。此刊物成为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和弘扬佛法——即弘扬人间佛教思想、批判邪教、破除迷信、树立正信的有力工具。此刊印发到全国各地（含港台地区）和外国（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受到佛教界人士的普遍欢迎和好评，在全国佛教刊物中是属于一流的。此外，他还热心于希望

工程，向贫困学生献爱心。数年来，他为不少特困学生向他在全国各地的道友佛教信徒求援，近的本市，远的新疆、广东和北京等地，使这些特困学生得以正常学习。总之，在佛协工作十年来，成绩斐然而不居功骄傲。

鸿祥同志在学术上，治学态度严谨，颇有见解。撰写出多篇学术论文，曾在省市语文教研会、语言学会等年会上，多次发表，交流经验，获得优秀论文奖。

鸿祥同志自幼酷爱文学，尤以新诗为最。青壮年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沸腾的氛围中，他热血奔放，激情满怀，流露笔端，所创作的诗歌、散文、杂文等，在报刊上屡屡发表。正当他创作旺盛时期，空前的“文化大革命”的飓风席卷了中华大地，“造反派”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丁立身的走卒现行反革命”政治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于是他被“专政”数年，创作权被剥夺了。以前的作品和藏书、字画等被抄家时没收。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把没收他的作品返还给他，认定不是毒草，而是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好作品。他在“文革”后期被平反。尔后又登上了讲台。在业余时间陆续创作了不少各种体裁的作品，如曲艺、杂文、报告文学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他学术论文创作的高峰；进入花甲、古稀之年，写了一些回忆录、杂文、通讯等。进入佛门后又写了些佛偈及带禅味的古诗，他的作品字里行间，充分地表现了他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疾恶如仇的思想感情和为祖国为人类献身的雄心壮志，以及甘为“蜡烛”、“春蚕”的精神。

鸿祥同志除爱文学外，还喜爱音乐，对小提琴情有独钟，拉一手好琴。退休之后，又习练书法，尤以大“寿”字见长。晚年又嗜上了周易，尤其“姓名学”有独到之处。进入晚年时期，为了健康，他以常人难有的毅力，毅然戒掉了 50 多年烟龄的烟瘾，并限制了酒量。他一生从不在打麻将、玩扑克等方面浪

费一分钟时间。

我诚恳地希望读者能从《愚庐钩沉》中获得精神享受和鼓舞，得到启迪，有益于工作和生活！

李 煜

二〇〇二年中秋节于营口